

“我与科大的故事”征文

庆六十华诞  
忆大师讲课

✧ 59级 何平奎

永怀郭先生的教导

✧ 59级 毛鸿羽

我与科大的故事

✧ 杨晓萍

为加快发展我国高新技术，特别是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培养高精尖人才，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提出了高瞻远瞩的“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”办学方针，中科院的许多著名科学家纷纷来我校为我们第一届学生上课。本人作为首届58级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（10系）高分子物理专业的学生，能聆听到那么多著名学者的讲课，实在是人生的幸事，受益终身。

我们高分子物理专业属于大化学教学框架，给我们力学系上《普通物理》课的正是我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，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教授，以及第三年接替讲课的钱临照院士。

严老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有极高造诣，教学也绝对是大师级的。早在40年代严老就编写出版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本《大学物理》教材，他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。上课时，他一手拿粉笔，一手拿录音话筒（学校把严老每一堂课都录音了），完全不用看教材，一气呵成，滔滔不绝。严老平日有繁忙的领导工作（不但是中科院副院长，还是全国

《边界层理论讲义》是郭永怀先生在1962年为中国科大力学与力学工程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58、59级学生编写的教材。他亲自给学生们授课和讲解这门课。

58级同学是中科大首届学生，很多基础课和专业课都由当时国内最好的专家、教授亲自讲授，力学系任课老师和教育计划都是由钱学森系主任聘请和制定的。这些任课老师的讲授内容既系统深入又有前沿性。最重要的课程包括钱学森先生的《火箭技术概论》、郭先生的《边界层理论》等。这几门专业基础课，是58、59级学生合在一起上的。可以说，在我们成长的关键时刻，及时沐浴到了大师教育的阳光和雨露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国内没有《边界层理论》这个领域的中文书籍，虽然当时最热门的“放卫星”、“再入大气层”等任务都十分急需这方面的气动知识，但却未见到这方面的中文专著和课程。郭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，见解高瞻

这个夏天，为了编辑《中国科大报·6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》，我和同事一直扎在各种校史和资料里梳理寻味。为中国科大的辉煌骄傲的同时，我自己与科大结缘的点点滴滴，桩桩件件，也不觉浮上心头。

结缘科大

从31年前大学毕业留校工作，到6年后调动工作回到合肥，再到又6年后风云际会的千禧之年正式来到科大工作，步履不停中，已有近20年的光阴，差不多是我职业生涯的三分之二了。

20年，往事不如烟。与科大的缘分说来还得追溯到90年代中期，那时候我家就住在与东区校园一墙之隔的小区。而这只源于我当年在公交车上的无意一瞥——车窗外一幅巨大的售房广告上醒目地写着：与中科大为邻。正准备选房购房的我，就这样被击中：对啊！中科大啊，我要与科大为邻，让我的孩子靠近科大。后来，我们如愿成为科大的邻居，女儿也成为了科大附小附中的学生，成了科大校园长大的孩子，直到她高中毕业出国求学，也是直接受到科大氛围的影响。而她自幼跟着学了6年琴的第一任钢琴老师也是科大教授。

走进科大

与科大为邻3年后，我从南区到东区，正式进入科大工作。

说起来也和校庆有关。1999年6月，我所在的合肥经济技术学院（即人们常说的南区）刚刚度过隆重的10周年庆典，仅仅1个月之后的7月，校庆的喜悦热闹还没散去，忽然得到消

息：我们被集体调入中国科大——两校要合并了！梦境一般的奇妙期盼中，到了12月。正感冒咳嗽的我被告知，担任一周后18日举行的合并大会司仪（相当于一个暖场主持），任务是宣布大会开始，介绍到会嘉宾，包括教育部、中国科学院、国家烟草专卖局、安徽省、合肥市及两校领导，并请出合并大会的正式主持人。虽然过程很短，词也不多，但却是合并大会的一个重要环节。紧张的我推辞不成，只好一边努力记词，一边拼命吃药，唯恐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完不成任务。所以那天直到会议开始之前，我嘴里都还含着金嗓子喉宝；也直到今天，似乎那些词还在耳边回荡：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，我们迎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合并的重要时刻……现在介绍出席会议的嘉宾……。记得当我介绍到科大党委书记和校长院士的名字时，我清晰感受到了现场师生、或许更多是来自南区师生的掌声，那崇敬激动又饱含期待的热烈令人动容难忘，至今印象深刻。就这样，愚凡的我走进了原本心向往之又高不可及的中国科大。

熏陶深深

由于由于工作在学校新闻中心，得以有幸在极短的时间走近科大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，有机会最先、最感性地接触到科大最优秀的一群，并亲历和记录科大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历史瞬间。期间，从儒雅温淳两鬓斑白的科学家院士，到学识丰厚教书育人的严谨师长，再到意气风发创意无限的青年才

俊……他们的勤奋智慧和热情低调令初来乍到的我倍觉感动心安。也因为工作，得以有缘有幸与许多来校访学的科学大家和风云人物近距离接触。从国家首届科技大奖得主吴文俊先生，到捐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李佩先生，特·霍夫曼等多位诺奖得主，以及航天英雄杨利伟……在跟踪拍摄新闻和写稿间隙，有机会与他们在校园漫步同行，简短交谈，感受他们学术专业之外的平易近人和谦逊朴实，那份亲切令人温暖而记忆长久。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辉，照亮荣光了我的人生，我为成为科大的一员而欣悦感恩。

犹记得，来科大后在媒体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是写著名的美籍航天科学家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卞学璜先生来校讲学的消息（记得在活动现场，为了写稿准确，活动一结束我就鼓起勇气向主持人伍小平院士索要卞先生的简介，伍老师听完二话没说，就从手里的一叠资料里抽出了给了我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每每在校园见到老太太都有一份特别的亲切）；犹记得来科大聆听的第一场讲座就是卞先生夫人、著名音乐学家、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在水上报告厅谈她父亲、大名鼎鼎的赵元任先生音乐生活的故事，她一边放录音一边讲述《卖布谣》、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等经典作品背后的温情细节，讲座娓娓道来生动感人，至今思来，仍觉似有微风拂面来；犹记得当年第一篇获奖稿件《秋水文章本无尘》，是侧记2000年秋天杨振宁先生来科大分享他关于物理学之美的感悟……那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至今鲜活在记忆中，历久弥新。

六十年代初，开设《高分子物理》专业课程在全世界也是全新尝试。钱教授在那时候就提出了《高分子物理》专业课的教学大纲，是非常有远见的，即使从现在的观点来看，也是比较全面和符合学科发展方向的教学大纲。

钱先生在课程讲授中重视启发式教

尺也只能读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因此总是要手算），得到了与《讲义》上完全一致的结果而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，更感到这本讲义真是字字玑珠、闪闪发光！那里的公式、符号、数据、曲线都准确无误，中文解释又是那么精炼，精确到每个标点符号。10年前，在庆祝科大建校50周年和纪念郭先生牺牲40周年之际，郭先生的《边界层理论讲义》经中科大力学系两位老师的整理后，正式付印出版，堪称经典。

郭先生衣著简朴，总是穿着整洁朴素的中山装给我们上课，严格、细致、谆谆诱导，从未表扬过学生一句。表面上不苟言笑，实际上他非常平易近人。1963元旦前夕的一次课间休息时，同学们都去自由地放松了，他也回到了位于力学所大楼三层他的办公室小歇一下。作为课代表，我稍后敲门进去，见到他根本不是在休息，而是在聚精会神地看讲义，极度深入地思考着其中的问题。他背后的书架上，放满了英文书籍。我

爱美好的科大校园，爱它书生意气的纯粹和永远蓬勃的青春朝气，爱它远离喧嚣的深邃宁静。四季的流转中，那些静静的湖面，貌似寻常却有故事的建筑和道路，那一珠一石，一穗一木，无不滋养明澈着我的性情。我熟悉她的每一个角落，记录下她雨雪阴晴、花开花落的所有美丽与青春闪亮的瞬间。

得益于科大的美誉度，这些年足不出校园，便可欣赏到国内甚至国际一流文艺团体的演出，芭蕾舞、昆曲、京剧、音乐剧应有尽有；绘画书法、古董瓷器、摄影手作等国内外高水平展览也时不时地可以大饱眼福……在这个以理工成就著称的大学，这浓厚的人文情怀和艺术气息叫人格外幸福也格外珍惜。浸润其中，耳濡目染，校歌、校训、孺子牛等传递出的科大文化和自强不息，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精神上的影响同样是丰富的、深刻的，它早已浸入我们的血肉，成为我们心底的歌。

倏忽20年！我把青春献给你，也把盛年献给你。衷心祝福我永远的科大，明天更美好。

学。譬如，他在出考试题时常常在考题后面加上这样的问话：“对此问题你是怎么认识的？”给学生发挥自己创造性思维留下了足够的余地。钱先生教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特别重视实验技术。在为58级安排教学时，专门邀请北京化学所的科研人员为学生开了一门《实验技术》课。先生曾讲过一句话：“在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中一定要自己动手建造仪器，靠商品仪器是很难做出领先水平的工作的”一直牢记在我们心中。

除了上述几位大师外，给我们高分子物理专业58级学生上课的还有徐端夫院士（高聚物的结构分析）、刘达夫教授（有机化学），林一教授（高分子化学）、尹方教授（分析化学）等大师级人物。

60年前大师的语音还回荡在耳，当今中国科大又设立了多个以著名科学家命名的“精英班”和“大师讲席”，实在是一个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的事。愿我们以及现在的学生能时时牢记大师的教诲，努力成为新一代的科学事业接班人和创新者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和奋斗。

向他呈交了59级同学送给他的贺年片。他从座椅上站起，接过贺年片，仔细地看了贺词，微笑并很高兴地用带有山东腔口音的普通话说：“谢谢啦！”

现在，力学所已将郭先生当初的办公室，改为纪念室了。里边除了展示郭先生使用和阅读过的一些书籍外，更有一本郭先生在上面写满了数学公式（场论、矢量运算等）的手册，是他原先放在口袋里自用的。这表明，郭先生的点滴时间，都被用来学习和工作了。在纪念室里，还有一个郭先生请求上级批准他捐款给学生的申请报告。郭先生就是这样，对自己时间、金钱严格要求和节省，却慷慨无私地帮助和指导学生。

郭先生的《边界层理论》课程，让我们受益终生。最近，我把中科大力学系一专业使用的《边界层理论讲义》捐赠给郭先生家乡荣成的“郭永怀纪念馆”，希望它成为反映郭先生业绩的一个明证，更希望年轻一代永远踏着郭先生的足迹，不断砥砺前行。

我爱美好的科大校园，爱它书生意气的纯粹和永远蓬勃的青春朝气，爱它远离喧嚣的深邃宁静。四季的流转中，那些静静的湖面，貌似寻常却有故事的建筑和道路，那一珠一石，一穗一木，无不滋养明澈着我的性情。我熟悉她的每一个角落，记录下她雨雪阴晴、花开花落的所有美丽与青春闪亮的瞬间。

得益于科大的美誉度，这些年足不出校园，便可欣赏到国内甚至国际一流文艺团体的演出，芭蕾舞、昆曲、京剧、音乐剧应有尽有；绘画书法、古董瓷器、摄影手作等国内外高水平展览也时不时地可以大饱眼福……在这个以理工成就著称的大学，这浓厚的人文情怀和艺术气息叫人格外幸福也格外珍惜。浸润其中，耳濡目染，校歌、校训、孺子牛等传递出的科大文化和自强不息，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精神上的影响同样是丰富的、深刻的，它早已浸入我们的血肉，成为我们心底的歌。

倏忽20年！我把青春献给你，也把盛年献给你。衷心祝福我永远的科大，明天更美好。

